

潘向黎新书深情表白《红楼梦》

每位读者都有属于自己的《红楼梦》，作家潘向黎亦是如此。近日，潘向黎40多年里百余次阅读《红楼梦》的心血之作《人间红楼》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推出。8月17日，小说家、文学博士、上海作协副主席潘向黎做客上海书展举行新书首发式，并与古典文学研究专家、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骆玉明，复旦大学人文学者、作家梁永安，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方亚芬，围绕《红楼梦》的解读与演绎展开对谈。新书首发式由上海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何卿主持。

首发式现场，还举行了新书揭幕仪式。本书作者潘向黎、凤凰传媒副总经理袁楠、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社长张在健共同为《人间红楼》新书揭幕。

现代快报/现代+记者 张焱仟/文
穆子健/摄影



扫码看视频



“我与《红楼梦》是生活在一起的”

“有的人读《红楼梦》是在读书，有的人是在品鉴一部经典作品，而我与《红楼梦》是生活在一起的。”活动开始，潘向黎便深情地表白了她对《红楼梦》的情感。

不到十岁时，潘向黎买了一本《越剧小戏考》，封面上是演员饰演的宝玉和黛玉。尽管彩色照片模糊糊糊的，但她受到了一种神秘的冲击：“上个世纪70年代，美的感受是贫乏且单一的，《红楼梦》中竟然有这样一个世界，那个世界怎么这么美！”潘向黎由此开启了她与《红楼梦》的情缘。

潘向黎说，在人生的不同阶段，《红楼梦》带给她不一样的阅读感受，也带给她不同的启蒙。最初读《红楼梦》时，潘向黎还小，书中描绘的美食深深地吸引了她，完成了她对于美食的启蒙。进入青春期后，潘向黎开始关注书中宝黛之间的爱情，她从中明白了，“真正的爱不是轻松、愉快的，两个人之间不可能不存在眼泪和生气，一定伴随着猜忌、争吵、小眼与和好，因为站在心尖上的人，一举一动和一滴眼泪，分量都是不一样的。”就这样，《红楼梦》完成了对她的爱情启蒙。读着读着，潘向黎感受到曹雪芹爱着自己笔下的每一个人物，理解自己笔下的每一个人物，“他会极力赞美书中美好的人物，对他们欣赏到巅峰；他也会以一颗悲悯的、同情的心，理解不美的人物。”潘向黎说，曹雪芹教会她，芸芸众生才构成大千世界，做人心里要有他人，千万不能目中无人，“一个人尤其一个作家，如果只有‘我’，他的世界是狭窄的，理解他人的层次也是单一的。”

一部写得很开心、很“嗨”的心血之作

尽管一直与《红楼梦》生活在一起，潘向黎却迟迟没有动笔写

《人间红楼》，“我经常为了其他的写作计划把它向后推，就好像家里来了很多宾客，会先招待远道而来的朋友，自家人就让站在旁边不着急。”潘向黎说，《红楼梦》就是她的自家人，存在于她的灵魂深处。

突然有一天，势不可挡地，《红楼梦》走向了潘向黎，告诉她：你该写了，潘向黎便动笔了。

潘向黎书写的过程也很简单，她把各种版本的《红楼梦》铺满地板，深一脚浅一脚地“跋涉”在其中，然后回到电脑前开始书写，写作过程中，潘向黎在技术层面花费了很多心血，但她表示自己写作的状态一直很开心、很“嗨”。

潘向黎还表示，她写《人间红楼》有一点小小的作家野心，“大家都觉得《红楼梦》中贾府的人物是一代不如一代，我在书中很直接地唱了一个反调，这其实是制度设计中的‘题中应有之义’。封建王朝爵位确实是一代代世袭的，但有制度约束：世袭要降等，一代代往下降。所以贵族世家最终会成为平民，富而不贵，或只有头衔和爵位，却没有实职。皇权要追求制衡，所以贾府一代不如一代是很正常的，我甚至觉得贾宝玉‘躺平’未必不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”

带有作家性格特征和创作者角度的解读

《人间红楼》有什么不同之处？在骆玉明看来，《人间红楼》是一部带有潘向黎性格特点的书。

“《红楼梦》是一本奇特的书，内容非常丰富、微妙，因此各种人从不同的角度、不同的人生体验、不同的趣味爱好，会读出不同的味道和结果。”骆玉明表示，潘向黎在生活中是一个兼有豪爽和细致的人，“她以一种简明的态度对周围的朋友和关系，没有纠缠或犹豫，但她的心思很细致，对人的情感世界，有深刻的体会和把握的能力。”读《人间红楼》时，骆玉明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了相似的性格特点，“潘



新书揭幕(左起:张在健、潘向黎、袁楠)

向黎的写作很有把握，这是她性格中明亮且自信的色彩。同时文字也有她细腻的一面，对人情、人性的了解和体会非常深刻。”

“比如，得知金钊跳井之后，宝钊立刻赶到王夫人身边。她首先就跟王夫人说，怎么能说一定是跳井了呢，也许是贪玩掉进井里了。跳井自杀的事实是无可怀疑的，宝钊这么说实际上是在提醒王夫人，可能会有人攻击你，说你打了金钊一巴掌，她才跳井的。”骆玉明说，在书中，潘向黎并没有做过多的分析，很简单地说宝钊是在瓦解可能发生的“舆论危机”，“潘向黎读书读得很仔细，对于小说中的人物关系、人情、人心，理解得很深，才能够写得这么简单、明快。”

除了具有作家的性格特征外，骆玉明觉得，《人间红楼》也是一本具有“作家身份”角度的书籍，“潘向黎把创作者的身份代入小说的解读，在阅读的同时，也在解析一位作者如何构造人物关系、如何营造冲突。”

挖掘《红楼梦》对生命的探照和疑问

作为年轻人眼中的“人生导师”，梁永安在《红楼梦》中首先读到的是“中国人关于活法的选择”，“人生只有一次，做一块写满冷暖的石头，还是简简单单活在不

变中？这个亘古的大问，一本《人间红楼》，写出了作者的选择。”“《红楼梦》中的那块大石头无缘补天，一直躺在那里，其实是大部分人的生写照，这种人选择了‘随大流’，一生过得有依靠、有规范。只有小部分人有自觉的生命意识，选择与别人不同的生活，才会有各种独特的冷暖、苦乐的体验，这也是跨入了一种复杂性。”梁永安觉得人生不仅要看结果，也要重视过程，要有展开度也要有完成度。

从时间的角度看，《红楼梦》中还有两种不同向度的人，“比如宝钊就是面向过去的人，她有很强的道德感和规范感。而宝玉、黛玉、晴雯则是面向未来的人，他们的幸福只有超出时代才能实现，他们与生活的冲撞感，也发源于此。”梁永安觉得，《人间红楼》可贵的地方在于挖掘了《红楼梦》内在的对生命的探测和对生命的疑问，有一种对生命深入的探照感，“阅读《人间红楼》，能够启发我们珍惜生命，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重新认识生命，探寻自己属于哪一种方向，应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。”

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方亚芬，曾经在越剧《红楼梦》中扮演宝玉、黛玉、凤姐、妙玉等不同角色，她在活动现场分享了自己如何揣摩《红楼梦》中不同角色的心境、如何在不同的角色之间转换的心得。

充满生活气息，陈仓《浮生》分享会举行

房子对中国人而言，几乎等同于“家”，成为稳定生活的一种象征。当下的年轻人关于“房子”将生出怎样的故事？作家陈仓的最新长篇小说《浮生》就围绕着一对年轻人在上海买房、安家的故事展开。8月17日，陈仓携新作《浮生》做客上海书展，与诗人、散文家、小说家赵丽宏，诗人、文学批评家木叶展开对谈。

现代快报/现代+记者 张焱仟/摄

自身买房经历成写作灵感

陈仓出生于陕西省丹凤县，偶然之下，进入上海某家报社工作，自此开始了“沪漂”生活。刚到上海时，陈仓无着无落，历经一番曲折后，他终于买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，“买房之后，我才真正觉得上海是我的家”。这段经历也影响了他，并成为他写作《浮生》的情感来源之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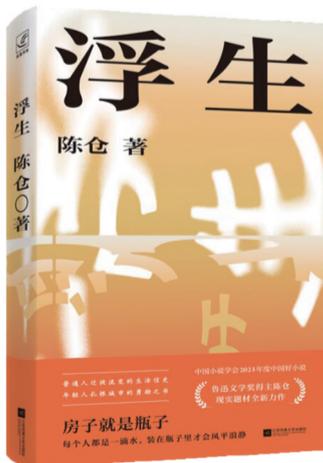
《浮生》原名《亲爱的房子》，从“亲爱的”这个词不难看出人们对房子复杂的感情。为何书名后来改成了《浮生》？陈仓表示，《浮生》具有两层含义：其一是短暂而虚幻的人生，因为这本书讲述了一对小青年在上海打拼、买房、安家的过程；其二是像浮萍一样的人生，“在这个移民时代，很多离开家乡的人，就像浮萍一样漂浮着生活。”

房子固然重要，不过在陈仓的小

说中，房子也仅仅是一个舞台，他希望通过房子呈现当代年轻人的精神状况，“表现年轻人在当下如何处理自己的人生，如何安顿自己的灵魂。”

在热气腾腾的生活中，坚守人性的高贵和美好

赵丽宏阅读《浮生》后，最大的感受就是真实，“《浮生》延续了陈仓作品一贯的特点：有生活气息，有真情实感。《浮生》是一部充满细节、非常有生活气息的小说，真实地反映了上海现代生活的状况。热气腾腾的生活中间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状况，读者会觉得非常真实，而且陈仓的小说从头到尾没有空话，都是人物遭遇的各种各样的故事和细节。”赵丽宏觉得，这种真实来源于陈仓扎实的生活经历、他对文学的热爱以及阅读的基础。



分享会现场(左起:本书责编、主持人孙衍,诗人、散文家、小说家赵丽宏,诗人、文学批评家木叶,本书作者、作家陈仓)

真实生动的书写之外，陈仓并没有局限于事件描写，“陈仓在书写中坚守着人性的高贵、真诚、善良，小说中的主人公哪怕面对丑恶和诱惑，哪怕面对喧嚣，依旧保持着自己的高贵，尽管保持高贵的代价是遍体鳞伤，但心中的美好依旧没有被玷污或扭曲。”赵丽宏表示，《浮生》能够将人性的高贵和美好写出来，是非常重要的，也是打动他的地方。

赵丽宏还谈及了他与陈仓的一段往事。十几年前，赵丽宏担任某

诗歌大赛的评委，他在一堆废弃的稿件中发现了陈仓的参赛作品，并力挺陈仓获得了唯一的一等奖。正因为这次获奖，一直为生存而奋斗的陈仓，又坚定了写作的信心，开始文学创作。赵丽宏表示，他非常高兴地看到，这十几年来，陈仓一直行走在文学的道路上。

木叶谈到，陈仓得益于媒体人的职业身份，对社会现实有着不一样的敏感，并写进了小说之中。在他看来，《浮生》是一部有着作者抱

负、完成度不错且厚重的长篇小说，从房子指向生存的根本，并通过一个点、一个事件，指向一个时代。木叶表示，他还在《浮生》中，读到了有情和无情，“当我们谈有情与无情时，其实就是在谈我们作为一个人的生存，你可能爱一个人、可能想做好一份事业、可能想完成自己的理想，但你始终要知道人是有限的。有限之身如何面对无限的世界，其中有很多无奈，也有很多美好，值得我们去思考。”